

Tom Clancy

汤姆·克兰西

爱国者游戏

PATRIOT
GAMES

孙康琦 童新耕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Tom Clancy

汤姆·克兰西

爱国者游戏

PATRIOT
GAMES

孙康琦 童新耕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国者游戏/(美) 克兰西 (Clancy, T.) 著; 孙康琦, 童新耕译.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1. 6
书名原文: Patriot Games
ISBN 978-7-5327-5414-4

I. ①爱… II. ①克…②孙…③童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9599 号

Tom Clancy
Patriot Games

Berkley Books, New York
Copyright © 1987 by Jack Ryan Enterprises, Ltd.
This edition is arranged with Jack Ryan Enterprises, Ltd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Ltd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.
All rights reserved,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图字: 09-2004-243 号

爱国者游戏
Patriot Games

Tom Clancy
汤姆·克兰西 著
孙康琦 童新耕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陈 姝
装帧设计 杨林青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6 插页 42 字数 463,000
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327-5414-4/I·3150
定价: 38.00 元

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512-52219025

当坏人狼狈为奸时，好人必须同心协力；否则，在一场卑鄙的争斗中，好人就会一一落败，遭受无人怜悯的牺牲。

——埃德蒙·伯克

尽管国外的各种政治舆论激烈地中伤我们，但我们正在使人们相信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：从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准来看，恐怖主义都是一种残害无辜百姓的滔天罪行，它偏离了政治斗争的正常轨道。我们必须把它作为重罪予以致命的打击……

认识到恐怖主义的罪恶本质，在对付恐怖主义时，人们的良好愿望无济于事……

让我们利用已有的各种手段，让我们加强全世界的合作，并以此缩小宗教信仰之间的距离，直到把那些卑鄙无耻的杀人狂作为罪犯绳之以法，提交公众审判，使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。

——威廉·韦伯斯特
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
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

1. 伦敦晴日

在半个小时里，瑞安差不多两次死里逃生。他在离目的地还有几条横马路的地方就下了出租车。天气十分晴朗，蔚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夕阳。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直背木靠椅之后，瑞安真想走动走动，活动一下筋骨。街上的车辆和人行道上的路人不算太多，这使他感到意外，不过他预期傍晚交通高峰时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。显然，这些街道还没有想象中的那样车水马龙，可是他断定在下午的一片忙乱中会有某些东西可看。杰克对伦敦有这样的初步印象：在街上散步真是一种享受。他迈着轻快的步子，这是在海军陆战队里养成的习惯，斜背着的写字夹板有节奏地拍打着他的大腿，使他在不知不觉中保持着同样大小的步伐。

接近拐角处，看不到来往的车辆，他打算在这里过马路。出于本能，他先向左边看看，再向右边看看，然后又向左边看了一次，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习惯，然后，他就走下了人行道——

没想到差点被一辆呼啸而过的双层红色公交车撞倒，他与车仅仅相隔不到两英尺。

“对不起，先生。”瑞安转过头来，见是一位着制服的警察——瑞安提醒自己，在这里人们称警察为治安官——他戴着十足马克·塞纳特^①式的帽子。“在拐角处过马路千万要小心。请留意人行道上提示你向右看或向左看的标志文字。我们不希望看到很多观光客葬身车轮之下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观光客？”从瑞安的口音中警察可以听得出他是何方人士。

警察颇有耐心地笑着说：“因为你过马路时看错了方向，而且你的穿着也像美国人。还是请你多加小心，先生，祝你好运。”他友好地点点头走开了，留下瑞安还在那儿纳闷：他那崭新的三件套西装怎么竟成美国人的标志了？

再过拐角时他便有了长进。他看到沥青路面上有提醒人们要往右看的漆喷字母，还为不懂英语的人画了箭头指示方向。他等着可以通行的指示灯亮起，才从斑马线上过了马路。杰克还记得在伦敦开车要非常小心，特别在周末租车驾驶时要慎之又慎。英国大概是目前世界上靠左边行车的几个怪地方中的一个，要在那里开车，不花点时间是难以

适应的。

不过除此之外，英国人在其他方面做得都还蛮不错的。他是第一次来英国，到伦敦也只有一天时间，却已经积累了一些观察心得。瑞安是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，往往只要看上几眼，就能对事物形成一些看法。他走在伦敦的商业和专业人士居住的地区，发现那里的行人要比美国的同行更讲究穿着，除了那些发饰衣着标新立异、头发染成橘黄色或紫色，梳成高高竖起的尖头状的青少年“朋克”外，这里的建筑风格，从屋大维式的官庭建筑，到米斯·范·德·罗厄^②风格的建筑，真是五光十色，色色俱全。不过大多数建筑看上去虽然很舒适，但却显得古老了一些，按照华盛顿或巴尔的摩的标准，早就该被一排排崭新的、但却谈不上什么风格的玻璃幕墙建筑取代了。伦敦的建筑及人们的穿着，都与他想象中的优雅十分吻合。瑞安将其英国之行看成是一次长见识的休假，他的第一印象告诉他，这或许会是一次令人心旷神怡的经历。

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些古怪的事情。许多伦敦人似乎都随身带着雨伞。瑞安在踏上这次研究旅行之前还专门听了当天的天气预报，事实上，气温虽然刚过华氏六十度，但却预报今天天气炎热。可以肯定这是一年中温暖的好时光，但怎么能说是炎热呢？杰克想知道英国人是否把这种天气称为印度之夏。也许不是，那么为什么人们都带着雨伞呢？是他们不太相信当地的天气预报？是不是因为他没带雨伞，那位警察才认定他是美国人？

另一件他没有预见的情况是：街上竟然会有那么多劳斯莱斯。在美国，他一辈子也只看到过几辆这样的轿车，可在伦敦街头却随处可见。他本人总是开一辆已用了五年的大众“野兔”车。瑞安在一个报摊前停了下来，买了一份《经济学家》，他在口袋里摸了好半天，才从出租车司机的找零中掏出钱来，摊主一看便知他是个美国佬。他边走边翻着杂志，没留意方向，不觉走错了路。他停了下来，回忆了一下离开旅馆前看过的地图。杰克记不住路名，但对地图可记得一清二楚。他走到前面的路口，往左拐弯，又往前走了两个街区，再拐向右边，然后来到了圣詹姆斯公园。他对了一下手表，比预计提前了十五分钟。他沿着约克公爵纪念碑往下走，在靠近一座窄长的白色大理石古典建筑处过了马路。

伦敦另一让人赏心悦目之处便是有大片的绿地。公园看上去都很大，草地都经过精心的护理。整个秋天大概相当暖和，树木仍然枝叶茂盛。游客并不多，这大概是星期三

① Mack Sennett (1880—1960)，美国电影演员、导演及制片人。

② Mies Van der Rohe (1886—1969)，著名德裔美国建筑师。

的缘故吧，他猜想，孩子们都在上学，大人们也要上班。这样岂不是更好，他自忖道。他刻意将这次旅行安排在旅游季节过后，就是因为他不喜欢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。他在海军陆战队时已养成了喜爱宁静和秩序的习惯。

“爸爸！”瑞安回过头去，瞧见他的小宝贝女儿正从一棵树后转出，不顾周围的情况，撒腿向他飞奔而来。像往常一样，萨莉几乎是冲向身躯高大的爸爸，后面还跟着怎么也赶不上这白色小旋风的卡茜·瑞安。卡茜肩上挎着一架佳能三十五毫米照相机，以及外出旅游时充当钱包用的相机外套，看上去还真像个游客。

“一切顺利吧，杰克？”

瑞安给了妻子一个吻。也许英国人不会在公众场合吻自己的妻子吧，他自忖道。“一切顺利，宝贝！他们都待我如上宾，想了解什么都可以，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。”他边说边拍了拍他的写字夹板。“你逛了半天怎么没买东西？”卡茜听后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

“这里的商店送货上门，”她的笑容告诉他，他们原计划用于购物的那笔钱她已用掉了相当一部分。“我还给萨莉买了件好东西。”

“哦？”杰克弯下腰去，看着他女儿的眼睛。“什么好东西啊？”

“现在不告诉你，爸，我要给你个惊喜。”她扭动着身子，发出咯咯的笑声，显露出四岁孩子的欣喜。她指着公园说：“爸，那里有个湖，湖上有天鹅和鹈鹕鸟（peccalins）！”

“那叫做鹈鹕（pelicans），”杰克纠正了女儿的发音。

“大大的，白白的，不知道有多可爱！”萨莉特喜爱她的“鹈鹕鸟”。

“是啊，”瑞安附和道。他抬头问妻子：“拍到满意的照片了？”

卡茜拍了拍她的相机，“那是自然，伦敦的美景有不少已在我的相机里了——难道你准备让我们花一整天时间去购物吗？”拍照是卡茜·瑞安的惟一爱好，而且玩起来颇老道。

“哈！”瑞安向路的那头望去，人行道是暗红色的，路两边种着整齐的山毛榉，这不是人们常说起的伦敦林阴大道？他记不起来了，然而也不愿意去请教他的夫人，她曾多次来过伦敦。白金汉宫坐落在一座大理石纪念碑的后面，离他们大约有三百码远。宫殿比他们预想的要大，看上去显得有点阴沉。这里，来往的车辆更多了些，但很畅通。

“我们在哪儿吃饭？”

“叫一辆出租车回饭店？”她看了看手表说，“要不我们走回去。”

“饭店里的餐厅相当不错，不过现在吃饭，时间太早。这种高档的地方往往要让你等到八九点才能热闹起来。”他又看到一辆劳斯莱斯朝着白金汉宫方向驶去。他正想着

吃饭的事，尽管尚未决定是否要将萨莉带到餐厅去。四岁的孩子去四星级饭店总觉得有点不合适。从左边传来了急刹车的刺耳嘎吱声。他还在考虑饭店是否能提供临时照顾孩子的服务——

轰！

三十码开外传来的爆炸声把瑞安吓了一跳。手榴弹，他的本能告诉自己。瑞安能感觉到弹片在空中划过所发出的吱吱声。接着又传来了自动武器发射的哒哒声。他转过身来，发现那辆劳斯莱斯斜躺在街上。车前部已塌了下来，另一辆黑色的轿车挡住了它的去路。有个人站在前翼板前，用AK-47自动步枪对着劳斯莱斯的前座一阵扫射，另外一人飞快地跑向劳斯莱斯车的左后方。

“趴下！”瑞安将女儿按倒在一棵大树的后面，再将他的妻子也按倒在女儿的身旁。在劳斯莱斯车后不到五十英尺的地方，已停了十来辆车，这倒可以保护他的妻女免受子弹的袭击。街那头的交通已被那辆黑色车堵住了。端着自动步枪的那个人不停地往劳斯莱斯车里扫射。

“狗杂种！”瑞安仰着头，没法相信他眼前看到的情景。“该死的爱尔兰共和军^①——在光天化日下杀人——”他向左边移动了几步，周围的情景立刻映入眼帘：街上的人张口结舌，惊恐万状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这就是发生在他眼前的事，与他看过的描绘芝加哥黑帮的影片没什么两样。此时，此地，两个王八蛋正在实施谋杀！“狗娘养的！”

瑞安再往左移动了几步，用停在那里的一辆车作掩护。躲在车子后面，他看到那人站在劳斯莱斯左后方的车门前，拿着手枪的手平伸向前，好像要防备车里的人窜出来。劳斯莱斯的车身使瑞安避开了车那边端自动步枪那家伙的视线，这会儿自动步枪的枪声停了下来，他正蹲在地上摆弄他的武器。靠得较近的枪手正好背对着瑞安，离他大概不到五十英尺的距离。枪手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，全神贯注地盯着后车门。瑞安没法回忆当时自己是怎么下定决心的。

他猫着腰，从停着的车子后面绕了过去。眼睛盯着目标——那家伙的腰背部——就像中学橄榄球队的教练所教的那样，他以飞快的速度冲了过去。这段距离也就用了几秒钟，瑞安已下定决心，只盼望那家伙不要马上发觉。当离他只有五英尺时，瑞安侧过

^① IRA，由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中少数激进分子组成，主张暴力革命，常采用暗杀流血行动。起源于一九一九年，至今仍活跃于北爱尔兰，被西方国家视为恐怖主义组织。

身，将一侧肩头放低，像颗子弹一样朝那家伙撞了过去。要是让瑞安橄榄球教练看到的话，他会为此而感到骄傲的。

撞击发生时，枪手毫无准备。他的背弯得像一张弓，他往前倾倒时，瑞安听到咔嚓的骨折声，接着传来“喀隆”一声，那肯定是枪手在跌倒时头撞到汽车的后保险杠上了。瑞安也立刻爬起来——喘着粗气但心里却十分激动——蹲到那人的身旁，后者的枪已从手里脱落，掉在了地上。瑞安拾起枪来，那是一支他从未摆弄过的自动手枪，可能是东欧集团生产的九毫米手枪。子弹已上了膛，保险也已经打开。他用右手抓住枪——他的左手好像出了毛病，不过他没把它当回事。他低头看了一下那个被他撞倒的家伙，顺手又朝其腰部开了一枪。然后，他把枪举到齐眼的水平，慢慢移向劳斯莱斯的右后部。他把腰猫得更低些，从车身右边偷眼观看。

另一个枪手将他的AK步枪放在地上，正用手枪向车里射击，另一只手还抓着什么东西。瑞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从车后转出，把枪指向了他的胸部。枪手先回过头来，接着蓦地转身把枪指向瑞安。俩人同时开了枪。瑞安感到他的肩部受到了重重的一击，看到他的子弹击中了那人的胸部。九毫米的子弹将这家伙击得往后倒去，仿佛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。瑞安抓住歹徒后仰倒下的机会，又射出了一发子弹。这第二发子弹从那人的下巴进入，从脑后部爆出，留下了一大片血渍。那家伙就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，一动不动地跌倒在水行道边。瑞安立即用枪指着他的胸脯，直到发现他的头已被打烂。

“哦，天哪！”他的兴奋感来得突然，去得也快。情绪刚刚恢复正常，他就觉得头晕目眩，气喘吁吁。他张大嘴巴，拼命呼吸。刚才支持他的某种力量现在已经消退。他感到全身无力，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那辆黑色的轿车，向后退了几码便立刻加速，风驰电掣般地从他身边开过，沿街开不多久就拐进左边的小路消失了。瑞安没想到要记下那辆车的车牌号，他已被这瞬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惊呆了，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

被他打了两枪的那个家伙肯定是死了，他的眼睛仍然张开着，仿佛对他的遭遇感到难以理解，他的脑后流了一大摊血。瑞安看见他带着手套的左手里仍然握着颗手榴弹，心里不免感到有些后怕。他俯下身去查看，确信手榴弹仍处于安全状态，从那家伙手里卸下了手榴弹，这真是一个缓慢而又费劲的过程。然后，他把眼光移向劳斯莱斯车内。

第一颗手榴弹已将车的前部炸烂。两个前轮被炸歪，轮胎瘪了，司机也死了。另一个坐在前排的人垂头弯腰，也死了。厚厚的挡风玻璃也炸碎了。司机的脸已被子弹打得血肉模糊，无法辨认。驾驶座与后排客座之间的隔离玻璃上留下了一片鲜红的血渍。杰

克又转到后车门前，向后车座里看了看。有个人趴在汽车的底板上，在他下面还露出了女士服装的一角。瑞安用枪把敲了敲车窗，那人动了一下，接着又一动不动地伏在那儿。至少他还没有死。

瑞安看了看他的手枪，子弹打光了。手枪的滑机卡住了弹夹。现在他每吸一口气，都会引发一阵揪心之痛。他的双腿已快支撑不住，双手也开始颤抖，这又加重了他肩头的伤痛。他抬头向周围望了望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使他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伤痛。

一个士兵向他跑过来，后面还跟了个警官。杰克猜想他肯定是守卫白金汉宫的卫兵。禁卫军的熊皮帽已经跑掉，手上端着上了刺刀的自动步枪，刺刀有半英尺长。瑞安本能地问自己，步枪的子弹是否已经上膛？不过要弄清这个问题恐怕代价太高了。他知道这名看起来像玩具娃娃兵的禁卫军，绝非一般游客认为的那种场面、摆样子用的，凡是有资格当皇家卫兵的，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有胆有识的好手，他们的身手绝不亚于海军陆战队队员。可是你怎么来得那么快呢？

瑞安将手枪放在手上，缓缓地但却十分小心地伸出手去。他用大拇指揿了一下卸弹夹的按钮，弹夹盒掉在了地上。接着他又打开枪栓，因此，跑过来的卫兵一眼就能看到手枪里没有子弹。然后，他又把枪轻轻地放在地上，自己再刻意地往后退了几步。他想把手举起来，但是他的左臂根本没法动弹。卫兵一路跑来，昂首挺胸，虽然也用余光注视着左右，眼睛却一直盯着瑞安。他在十英尺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，端着的枪子弹虽未上膛，但刺刀却正对着杰克的喉咙，他的动作与步兵操典上说的一模一样。他的胸脯一起一伏，脸上却毫无表情。后面的警察边跑边向对讲机里喊着什么，脸露凶相。

“请别紧张，卫兵，”瑞安想用沉着的语气说话，可是话一出口效果并不好。“我们把两个坏蛋打倒了，我是个好人。”

卫兵的表情毫无变化。哦，这孩子不是个很好对付的人。他的想法瑞安猜得出来：要一刺刀刺穿对方的背是多么容易。要是这样，杰克大概是没办法躲得过他的首次攻击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瑞安回过头去，看到他的女儿正沿停着的汽车向他飞奔而来。在距离几英尺的地方，四岁的萨莉突然停住了脚步，脸上显出惊恐的神色。接着她又冲上前去，用双臂抱住父亲的双腿，冲卫兵尖声喊道：“不许伤害我爸爸！”

卫兵的视线从父亲转到了女儿身上，感到有些莫名其妙。这时，卡茜张开双手，小心翼翼地靠了过来。

“当兵的，”她以权威的口吻说，“我是医生，让我来处理他的伤口。不过，你可以把枪放下来了。请立刻放下！”

后面赶上来的那位警官抓住卫兵的肩膀，与他说了些什么，杰克也听不清楚。卫兵稍稍缓和了一下情绪，枪的角度也稍有变化。瑞安看到更多的警察跑了过来，还来了一辆响着警笛的白色轿车。无论如何，情况还是渐渐地得到了控制。

卡茜开始给丈夫检查伤口。“你真是脑子出毛病了，”她不动声色。瑞安新西装的肩部有一块深深的污渍，把灰色的毛料染成了紫红色。他全身都在发抖，被萨莉抱着的双腿也难以支持，人竟瘫了下来。卡茜一把抓住他的右臂，将他扶到人行道上，让他靠着劳斯莱斯坐了下来。她将他的上衣与伤口分开，用手轻轻地在伤口处触摸了一下，杰克痛得要命。卡茜伸手从他上衣内袋掏出手帕，捂住流血的伤口。

“恐怕还是不行，”她自言自语道。

“爸爸，你全身都是血！”萨莉站在一臂之外，两只小手不停地上下抖动，仿佛是一只幼鸟在不停地拍打翅膀。杰克想伸出手去安抚一下女儿，想让她知道一切尚好，可这三英尺的距离仿佛竟有万里之遥，他知道自己臂膀肯定出了问题。

周围已聚集了十来名警察，多数都还在喘气。其中三人握着手枪，审视着周围的人群。从西边又来了两名穿红制服的卫兵。一位警察巡佐向瑞安走过来，他尚未开口，卡茜便抬起头高声命令：

“立刻叫救护车来！”

“已在路上了，夫人。”巡佐回答的口气出乎意料地友好。“你为何不让我们来照顾他？”

“我是个医生，”她没好气地答道，“你们有刀吗？”

巡佐回过身去，从第一个卫兵的步枪上摘下刺刀，蹲下身来帮忙。她用手垫在伤口处的西装和背心下面，让警察用刺刀将两片毛料割下来，然后两人将杰克的衬衣割破，以解除他肩部的压痛。她将浸透了血污的手帕朝地上抖了抖，杰克刚想抱怨，就被卡茜打断了话头。

“闭嘴，杰克。”她把脸转向警察，指着萨莉说，“先将她从这里带走。”

巡佐打手势叫来一个卫兵，让他轻轻抱起萨莉，站到几英尺外的地方。杰克看着女儿在士兵的怀里哭，可他此时力不从心，毫无办法。杰克觉得全身在出冷汗——会不会休克？

“该死的！”卡茜有点恼火。巡佐交给她一卷绷带。她想给杰克的伤口扎上绷带，可是绷带一碰到伤口就变成红色的了，瑞安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。他觉得好像有人在他的肩上砍了一斧子。

“杰克，你刚才那样到底想干什么呀？”她控制不住自己，愤然问道。

杰克吼了一声，突如其来的无名之火使他忘记了疼痛。“我没想干什么——鬼使神差！”说这句话花去了他一大半的力气。

“哼！瞧你这样子，”卡茜嘟哝道，“血止不住呢。”

从路的另一头又跑来了不少人，现场似乎聚集了近百辆带警笛的车，从车上下来的人中有的穿制服，有的着便装。一位身着制服、肩章上有好几条杠的警官向在场的人大声地下达了命令，整个场面的确让人难以忘怀。瑞安的大脑有些恍惚，他的另一部分意识仿佛已经远去，并将他带到一个朦胧的梦境：他坐在那里，背靠着劳斯莱斯，衬衣被血所渗透。卡茜手上都是血，仍在设法给丈夫包扎不断流血的伤口。那位身材魁梧的年轻士兵，抱着仍在哭泣的萨莉，嘴里哼着杰克没法听懂的小调。女儿萨莉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爸爸，充满了痛苦和绝望。他远去的那部分意识看到这样一幅画面，觉得好笑。一阵疼痛袭来，才使他回到了现实。

那位明显是负责人的警官在核查过周围的情况之后，便向他们走来。“巡佐，请将他从这里移开。”

卡茜抬起头来，愤然说道：“到那边去开门，该死的，你没看到这个人正在流血！”

“那边的门卡住了，没法开。夫人，让我来帮你一把。”就在他们俯身抬他的时候，瑞安听到了救护车的警笛声。三人抬起瑞安，将他往旁边挪了一点点，那位高级警官就要去开车门。当车门打开的时候，门角碰上了瑞安的肩部。他在痛昏过去之前听到的最后声音便是自己痛苦的尖叫。

瑞安眼前一片模糊，脑子混乱，弄不清这是什么时候，自己在什么地方。有一会儿他觉得自己是在一辆手推车上，有人推着往前走。一会儿又觉得看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，卡茜也在那儿，哦，不对，不是卡茜，是些身穿绿色服装的人。一切都恍恍惚惚，只有肩部的剧烈疼痛是清晰的。然而，一眨眼，这一切又都消失了。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另一个地方。

天花板是白色的，没什么特别之处。不知怎的，瑞安感觉到药物影响了他的意识，使他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，至于为什么他就说不清楚了。他花了好几分钟时间，设法慢慢集中注意力，这才看出来天花板是由镶在白色金属框里的白色消音砖组成的。其中一些带有水花纹，让他有所区分；另外一些是半透明的塑料板，从里面射出柔和的莹光。他鼻子下面还系着什么东西，没过一会儿，他开始觉得有一股凉气吸入——氧气？接着，其他的感觉也开始逐个地恢复了。一些他没法看到的東西贴在了他的前胸。他感觉到这些东西正在扯他胸脯上的体毛，卡茜在喝醉了的时候就常常喜欢抚弄这些体毛。他

感到他的左肩——没有任何的感觉，整个身子沉得很，动也动不了。

医院？几分钟后他觉得自己是在一家医院里。我为什么住进了医院……？花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他才想起为何来到了医院。在有了些感觉之后，他也会想到，这些原用于消除人们疼痛的麻醉药物也能夺去人的生命。

我也被击中了，是不是？瑞安慢慢地将头转向右侧，床边金属架上挂着一瓶静脉注射液，一根皮管一直拖到了被子下面他手臂被固定的地方。他想试着感觉一下右臂内侧输液针扎入处是否有痛感，却毫无感觉，只觉得嘴干。噢，我的右侧没有受伤……接着，他想把头转向左侧，一件软而牢固的东西搁在那儿，使他无法转动。他没精力去弄清这是怎么回事，想了解当前病情的好奇心也不怎么强烈。出于某种原因，他对周围环境比对自己的身体更为关心。他抬眼一看，头上有一架类似电视机那样的东西，旁边还有不少其他的电子器械。从他躺着的角度看，他弄不清这些是什么机器。心电图记录仪？要不就是差不离的东西吧，他自忖道。这些推断合情合理，他躺在外科手术恢复室里，像宇航员一样全身连着电线，而操纵人员却可从这些仪器上看出宇航员是生是死。麻醉药反而使他能以绝对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一问题。

“哈，醒过来啦，”旁边的扩音器传来了一个声音。他微微仰头，看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护士。她的脸很像贝蒂·戴维斯，但是由于多年来经常皱眉头，前额布满了皱纹。他试着想与她说话，可嘴巴像是被胶水黏住了，只发出一些刺耳而沙哑的声音。他正试图搞清发出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护士消失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男人出现了，他看上去五十开外，高高的个儿，正方形的脸，穿着外科大夫的绿大褂，脖子上挂着听诊器，手里好像还拿着什么东西。他看上去相当疲劳，脸上却挂着得意的笑容。

“终于醒啦，”他说，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这次瑞安总算发出了完整的沙哑声，但仍是话不成句。医生向护士做了个手势，护士走上前来，让瑞安通过玻璃吸管吸了一口水。

“谢谢。”他让水在口腔里转了转，这点水还不够一口咽下去，因为水一到嘴里，立刻就被口腔组织所吸收。“我在哪里？”

“你在圣托马斯医院的康复室里。我们给你的左肩做了手术，你现在要疗养恢复。我是你的外科大夫，我的小组和我一起为你做了六个小时的手术，看样子你没什么大碍了。”他很自信，仿佛早已把瑞安看成他的一件成功之作了。

瑞安听着他的话，缓缓地自忖道，英国人的幽默感在别的场合也许会令人赞赏，在这种情景之下，任何幽默都会显得有些干瘪。他正在考虑如何作答，卡茜走进了病房。那位像贝蒂·戴维斯的护士走过去将她拦住。

“对不起，瑞安太太，这里只有医务人员可以——”

“我是医生。”她拿出塑料身份卡，大夫伸手接了过去。

“约翰斯·霍普金斯医院，威尔默眼科中心。”外科大夫握住卡茜的手，脸上挂着发自内心的同事的友好微笑。“你好，医生。我是查尔斯·斯科特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”瑞安迷迷糊糊地附和道，“她是外科 doctor（医生），我是历史学 doctor（博士）。”然而他的话好像没人听到。

“查尔斯·斯科特爵士？斯科特教授？”

“同一个人。”他的脸上露出了平和的笑容。谁都喜欢名声为人所知，瑞安瞅着他的背影自忖道。

“我的一位老师认识你，诺尔斯教授。”

“哦，丹尼斯。他现在好吗？”

“他很好，医生。他现在是整形外科副教授。”卡茜很顺当地又把话题转回到治疗上来：“你们拍了X光片了没有？”

“在这儿。”斯科特拿起一只纸袋，从中取出一张大大的片子，将它放在了读片器上。“这张片子是我们手术前拍的。”

“真糟糕，”卡茜皱着眉，她看近处东西时总得要戴上眼镜，而这副眼镜恰恰就是瑞安最不愿看到的东西。他注视着自己的妻子从片子的这头看到那头。“没想到竟然伤得这么厉害。”

斯科特教授点了点头，“的确是这样。我们估计他的锁骨原先断裂过，这次子弹从这里穿过就将锁骨打碎了，差一点就打到了臂神经末梢。因此，我们估计没有严重伤着神经。”他边说边用铅笔在片子上指划着。瑞安躺在床上，没法看到片子。“嗯，子弹从肱骨上端穿过，停留在背部离皮肤不远处。九毫米的子弹，威力实在惊人。你已经看到了，被子弹破坏的范围是很广泛的。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所有骨头的碎片，并将它们重新拼接起来，不过我们能做到的也就这么多了。”斯科特拿起第二张片子，与第一张片子作比较。卡茜默不作声地看了好几秒钟，不断地转动着她的脑袋。

“相当好，医生！”

查尔斯爵士的嘴笑得更开了。“能从约翰斯·霍普金斯医院的外科医生嘴里得到这样的评价，我非常乐意。这些不锈钢钉以及那根螺丝恐怕是永久性地要留在体内了，然而其他部分都会愈合得很好。你瞧，所有大块的碎片都已回到了原处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他完全复原。”

“会有多大的后遗症？”一个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问题。卡茜对工作有时会一丝不苟

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。

“现在还不准，”斯科特不慌不忙地说，“可能会有些，不过不会十分严重。我们无法保证所有功能都恢复——损伤面毕竟太大了。”

“你们能否给我也介绍点情况？”瑞安想表达他的不满，发出来的声音却令人难懂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瑞安先生，你的手臂可能会失去某些功能——具体哪些功能，我们现在还难以断定——从现在起有相当一段时间，你将会成为晴雨表。一旦天气要变坏，你会比别人先感觉到。”

“石膏多长时间才能去掉？”卡茜想弄个明白。

“至少一个月。”大夫似乎觉得颇有歉意。“这是挺难受的，我知道。但肩部至少要被固定这么长时间。一个月后，我们还得重新对伤势作出评估，我估计可能要再花一个月的时间上另一种普通石膏。他没有任何过敏反应，体质看上去也很壮，我想他会恢复得很好的。”

“杰克体质不错，就是偶尔会头脑发热，”卡茜点头附和。她那疲劳的嗓音里掺杂着一股无可奈何的哀伤。“他每天跑步锻炼。除了菊科植物以外，他对什么都不过敏。他会很快康复的。”

“不错，”瑞安在一旁证实。“她的牙印通常不到一周就会消退。”他觉得后面这句话会令人捧腹，然而却没人笑出声来。

“那太好了，”查尔斯爵士说，“医生，你已亲眼看到你的丈夫由称职的大夫和护士照料。现在给你们俩五分钟的独处时间，我希望五分钟后能让他休息一会儿，你看上去也很累了，需要休息。”大夫接着离开了，后面跟着那位像贝蒂·戴维斯的护士。

卡茜来到杰克的面前，这时她的身份已从冷淡的医务工作者转为关切丈夫安危的妻子。瑞安不知道对自己说过多少次，能找到这么一个好妻子真是十分幸运。卡罗琳·瑞安有着一张小小的圆脸，金色的短发，一对世界上最漂亮的蓝眼睛，还有着一颗与他一样聪明的脑袋。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，永远弄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娶到她。他苦涩地意识到，即使在青春年华，自己也貌不出众。他瘦长的下巴上蓄着浓须，看上去倒很像动画片中的人物，长着一头黑发的达德利“做得对”^①。对杰克而言，他们俩就好比是乌鸦与猫咪。杰克想要伸手去握住她的手，却发现手臂被带子绷着，卡茜抓住了他的手。

① Dudley Do-Right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美国广播公司播映的系列动画片《布尔温克节目》中的一位专门与歹徒作斗争的加拿大骑警。

“我爱你，宝贝！”他温情脉脉地说。

“哦，杰克！”卡茜想要拥抱他，然而她被杰克自己还看不到的石膏绷带给挡住了。

“杰克，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他早已做好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备。“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是还活着吗？萨莉怎么样了？”

“她在楼下，由一位警员陪着，我猜她现在该睡着了。”卡茜看上去也确实很累了。

“你想她会怎么样，杰克？我的天哪，她以为你快不行了，你可真把我们俩都吓坏了。”

她的眼圈都红了，头发也显得很乱，杰克都看在眼里。不过，她从来不在头发上花很多功夫，外科大夫的帽子常常会将头发搞坏。

“是啊，我知道。不管怎么样，在一段时间里我是不可能再做任何见义勇为的事了，”他低声说，“实际上，在一段时间里我是什么事也做不成了。”听到这里，卡茜脸上浮起了笑容。看着妻子脸上的笑容，他得到了宽慰。

“这样就好，你该趁此机会好好休息。说不定你会接受一次教训——不要跟我说饭店里的床位空着什么的。”她边说边在他的手背上拧了一下，脸上的笑容变得狡黠起来。

“也许在几周之内，我们会有些办法。我的样子难看吗？”

“难看得不成样子了，”杰克轻轻地笑出声来。“想来那位大夫是个人物吧？”

他注意到他妻子的情绪稍有放松。“你可以这么说。查尔斯·斯科特爵士是当今最好的整形外科医师之一。他曾培养出诺尔斯教授这样的人，他给你做了了不起的手术。你知道，多亏有了他，你才保住了自己的手臂——我的上帝啊！”

“放心，宝贝。我会活得好好的，记住啦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让你担心了，是不是？”

卡茜的脸上又一次露出了微笑。“有一点。好吧，我得去安顿萨莉了，明天我会再来看你的。”她弯下腰来吻了他。杰克皮肤上有一股强烈的药味，鼻子下面还拖着输氧管，嘴唇是干巴巴的，然而她的吻却给他留下了美好的感觉。上帝啊，他暗自想道，我是多么喜爱这个女人啊。卡茜再一次在他的手上拧了一把，然后就离开了。

那位像贝蒂·戴维斯的护士又回来了，这样的交换实在不能令他感到满意。

“我瑞安也是个 doctor（博士），你知道吗？”杰克小心翼翼地说明。

“很好，博士，现在你该休息了，我会整夜留在这儿照顾你。现在请你睡觉吧，瑞安博士。”

护士那轻松、愉快的语气伴他进入了梦乡。他可以肯定，明天还会有一番新的战斗。

2. 警察与王室

瑞安醒来时，正好是清晨六点三十五分，因为他听到电台里音乐节目主持人刚开始播放美国西部乡村歌曲。在家时，他不常听这档节目，因为这个时候他要听新闻。传来的歌词是要规劝做母亲的别让自己的孩子去当牛仔，瑞安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模糊想法是：他们这里肯定不会有这个问题……会有吗？约有半分钟时间，他的思维还停留在这个问题上，不知英国人是否也有这种西部乡村音乐酒吧，那里的地上也散着木屑，还有穿着尖头皮靴、腰里扎着价值五英镑的皮带扣的公司雇员，在那里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……为什么没有？他得出结论。昨天我还不是亲身经历了一场只有在《道奇城^①》那样的西部片里才有的打斗吗？

他真还愿意重新进入梦乡，尝试着闭上眼睛，放松全身的肌肉，可是仍然毫无效果。从杜勒斯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早得要命，离清晨醒来不到三小时，飞机就起飞了。在飞机上他也没有睡，也没法入睡，飞行总会使他疲劳，因此一到饭店，他就上床睡觉了。他在医院里昏迷了多长时间？他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。现在得要开始面对新的一天了。

在他的右边，有个人正在放收音机，声音不大，刚刚能听清。瑞安转过头去，看到了他自己的肩膀——肩膀，他自忖道，就是肩膀出了毛病我才来这里的。然而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房间和昨天的不一样了，天花板是刚刚粉刷过的。房间是暗暗的，惟一的光线来自床头桌上的灯，亮度或许够阅读。墙上似乎挂着一幅画，墙不是白色的，而这幅看上去像画一样的东西显得比墙还要暗。他竭力注视着这块东西，有意避免马上将头转向左侧。看了半天没有任何发现，这才将头转向左边，两天来他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左臂。手臂向前伸出，形成一个角度，固定在一个石膏纤维模子里，模子一直延伸到他的手腕。手腕上戴着个金属圈，圈上有个钩连接着一条金属链，链的另一头挂在床上方的弧形金属架上，看上去很像一台起重机。

重要的事得先关心。他试着活动一下他的手指。过了几秒钟，手指终于有了反应。他闭上眼睛，感谢上帝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在他的肘部有根金属杆与石膏模子连着。模